慈母飞针缝夜曲

◎曾海波(湖北云梦)

手工纳鞋底是个功夫活儿，非常辛苦。母亲在家也好，串门也好，都是边说话，边纳鞋底。别看是一双小小的鞋底，光原料和工具就要好几样：旧布、糨糊、鞋样、剪刀、锥子、夹子和顶针箍等。

初冬农事稍闲，母亲开始着手准备鞋底和鞋帮了。她把家里不能穿的旧衣服拆成布片，清洗干净，晒干后，便开始“打糨糊”。锅里放水烧开，一边将面粉倒入锅里，一边用筷子搅动，面糊逐渐变黏稠后，糨糊就“打”好了。

母亲把事先拆下的门板平放在木凳上，在门面上涂满糨糊，然后从洗干净的布片里挑出一些比较大的、厚实的，像拼图一样贴到门面上。布糊完一层再糊一层，纳鞋底的布要糊三层，做鞋帮的布糊五层。糊好布后，母亲将门板竖起放到阳光下暴晒。一两天后，糊好的这些“锅巴壳子”四周裂起，就可以揭起来剪鞋底和鞋帮了。

母亲拿剪刀沿着做鞋的模子边“咯吱咯吱”地剪下，得剪两三层，再仔细地修剪掉那些略微凸出的部分，然后每一层都用白布剪成的斜条裹上边。最上面的那层先在上面平整地贴两至三层碎布，再包一层新白布，最后把五六层叠在一起，用针线在中间和四周固定住。这样，布鞋的鞋底就剪好了。

粘鞋底，要把按照尺码剪好的棉布粘在一起。得用米粉熬成的糊糊粘，选择做几层就粘几层，粘好后晾干。待干透后，再用针线把鞋底鞋面缝合起来。

下一步是制作鞋帮，母亲从柜子里精心挑选出黑的、红的、蓝的灯芯绒布料，比着刻好的鞋帮，剪下布鞋面子。布鞋帮里层用深色布贴上，鞋面蒙上崭新的灯芯绒布，然后用针线一针针绞边。这样，布鞋帮就做好了。

纳鞋底的时候，母亲会把麻丝捻成小线条，剪成一条条的，穿针的地方再搓成细细的小捻头，这样就能穿过针孔。只见母亲左手拿着布鞋底，右手拿着大号针，中指上戴着个顶针，身子微微前倾。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针用力扎入鞋底，有时即便用了好大的力也扎不穿，这时母亲会熟练地用顶针顶一下针尾，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合力把针拔出，有时还会用牙齿咬住针，用力拔出针线。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会停下来，把针在头发上来回蹭几下，说是光滑好走针，现在我知道这是为了减小针尖摩擦力。

鞋帮是黑布滚边的松紧口式或半船式，多以黑色、藏蓝色卡其布和灯芯绒布制作，鞋底则是母亲用五层各色细布粘成。母亲把鞋底与鞋帮前后用针线钉起，然后顺着鞋后跟开始走针。母亲戴上顶针，用锥子在鞋底穿上许多小孔，有时鞋底很硬、很难戳得透，母亲会拿一个类似老虎钳子的夹子把针夹住拉过来。沿着锥好的孔，用针线再穿一遍，针线在母亲的手中来回穿梭。她还用特殊的工具把缝好的部位压一压，放上几天，又用鞋弓子(木头做的)把鞋子撑起来，一双布鞋就这样完成了。

在灯光下，我常常看见母亲左手拿着鞋，右手拿着针锥，先用针锥扎一针拔出来，再将针线顺着扎出的针孔穿过去，用劲一拉，如此反复，这种印象，已成为我脑海里慈母挥之不去的剪影……

诗的宣言

◎晓阳(河南郑州)

诗，从寺，从言。

诗是心声，诗是信仰。

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，也是汉字最好的成长家园。

小说太靠近故事了，走进了世俗的茶馆。

散文太靠近性情了，走进了自嗨的沙滩。

戏曲太靠近娱乐了，走进了表演的舞台。

当然，还有影视文艺，还有网络文学，还有……但它们似乎更喜欢迎合，更热衷时尚，也更愿意走进喧闹的广场。

而诗歌，则是生命的闪电，是灵智的绝响，是天人合一的瞬间碰撞。

诗意是美好的，但诗意不等于诗。只有诗意浓烈到了一定程度，找到了最佳的爆发点和最好的存在方式，才会升华成诗的形态。

真情也不等于诗。真情可以随意挥洒，可以使性弄气，而诗歌要的是真情的纯度，是真情的聚变，是真情极致化的高光时刻。

一部千余行的长诗，其体量的蕴含毫不逊色于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甚至它对心智的耗费更大，更持久。

一首几十个字的短诗，其功夫的凝结也毫不逊色于一篇几千字的散文，它同样是由较长时间的孤独和阵痛孕育而成的。

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读一读长诗《离骚》，读一读短诗《静夜思》，还能以文之长短论英雄吗？

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——对于诗人来说，这不是矫情，而是体验！

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但兴观群怨并不是诗。

诗三百，可以一言以蔽之“思无邪”，但不可一言以蔽之“诗言志”。

诗是大地为你绽开的精神花朵，也是上天给你送来的梦中天使。

对于诗，不仅要吟诵，更要心通；不仅要热爱，更要庄敬。

诗这样自说自话，肯定会得罪左邻右舍，也可能在文学家族中造成孤立。

不过，诗也确实需要孤立。因为特立独行是诗的性格。

小黑

◎高朝阳(河南平顶山)

“小黑丢了。”

大哥在大家庭群里一声叹息，惊动全家，大人小孩纷纷寻找小黑。山坡上、麦田里，沟沟坎坎，到处都回荡着“小黑，小黑”的声音。

小黑是啥？它是为我们家看家护院的一只小黑狗。通常我们回去开开门，它马上就跑过来围着人摇头晃脑、兴高采烈表现一番，接着，“刺溜”一下，就带着它的孩子“大黑”玩耍去了。等我们准备离开时，站在门口向原野扯着嗓子一声呼唤：“小黑！”要不了三五分钟，一前一后两只狗就飞奔回来，而这次不管怎么叫，就只有焦灼不安的大黑。

小黑到我们家可以追溯到2008年初。邻居家的狗产崽了，母亲抱回一只狗娃养着。它就是小黑，听母亲唠叨，陪母亲转悠。儿孙们回去看望二老，母亲会拿拐棍引导着小黑给大家拍手、鞠躬、翻骨碌、做游戏，一家人欢聚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时间长了，小黑能辨别出哪辆车、哪个脚步和声音是自家的，几百米外，就早早跑出去迎接；走的时候，撵着送到村西头。家里人也把它当作一口人呵护着。我们回去，都会给它买斤油条或包子带上，妹妹和侄女甚至每次回家还要特意买上一包火腿肠亲手喂它；小黑产崽了，小孙子居然把电暖气抬到狗窝旁给它母子送暖。

东方那个红红的日头啊，起了落，落了再起，带来了幸福时光，也带走了年轮与岁月。2012年腊月的初雪刚刚飘落，母亲正不停地呼唤着一个一个孩子的名字时，却戛然而止，手从床上滑落下来。一下子灯灭了、雪停了、风住了，时间凝固了，连太阳也蒙上了脸盘。

母亲走了。我们跪在母亲坟头前哭天抢地，小黑也和我们待在一起依依不舍，默默给母亲送行。

母亲走后，我们将父亲接到市内住，家门谁看？只好交给小黑。大哥给小黑交代：“你带着大黑在家好好看门，哪里也别跑！”它还真听话，我们回去喂了它再离开时，怎么叫它也不跟着出来了。

小黑其实命运多舛。十年前也是几天找不到，当大姐去老院摘南瓜时，突然听到红薯窖里有“唧唧”声，扒开遮挡在洞口的枝枝丫丫，发现小黑不知啥时候掉进了红薯窖里，居然还没有被饿死。

两只狗看家护院，我们回去的时间有限，大哥得天天往家送狗食，时间长了，也不是个事。当有一天遇到收狗的人，大哥想让他们把大黑带走，却套住了小黑，装上车驮走了。当我们都还沉浸在怀念的情愫里时，小黑死里逃生回来了！原来小黑把装它的袋子咬破，跳车跑了。

小黑那么普通，却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，转眼已经13个年头，可以说是“超期服役”，这次它还能创造什么奇迹呢？

4月4日清明节，家人回去祭拜父母，一走进墓地，都傻了眼。小黑就安卧在墓碑旁边，再不会醒来。原来小黑知道它将要寿终正寝，悄然来到墓地与它的主人会合来了！

本报地址：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：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(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) 广告许可证：002 邮编：467002 零售价：每份1.5元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：1:50 印完：4:20